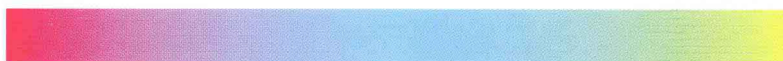


语言中的时空隐喻

张 燕 著





语言中的时空隐喻

张 燕 著

YUYAN ZHONG DE SHIKONG YINY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中的时空隐喻 / 张燕著. —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80241-790-8

I. ①语 II. ①张 III. ①语言学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2371号

责任编辑	章承董
装帧设计	李建章
出版	 语文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51号 100010
电子信箱	ywbsywp@163.com
排版	语文出版社照排室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语文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规格	890mm × 1240mm
开本	A5
印张	6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定价	20.00元

 010-65253954(咨询) 010-65251033(购书) 010-65250075(印装质量)

序

达·芬奇曾经说过：时间啊！万物因你而消逝。他又说：对于时间，要珍惜现在。这是对时间的文艺性的感叹。科学家可是另一种说法，爱因斯坦说：时间和空间都是物质。这是科学家对时间的严峻的表述。现在，我手头这部张燕的《语言中的时空隐喻》，既没有文学家的诗情画意，也不是科学家的严峻表达，它是对表现时间的语言进行冷静的描述，这里既有可以令人陶醉的诗情画意，如时间——流水、圆形、线形，又有对时间的客观描述，如数量、长度以至环境、宗教、人体器官，这又是一个极为微妙的认识境界。

文学、科学、语言都是文化现象，但语言又不同于其他文化现象，它是自成体系的特殊文化，是各种学科认识、研究自己对象的基础。由于语言的不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世界图像就是不一样的。张燕的书对多种语言的时空观念的隐喻作了细致的分类和描写，从文化和认知层面解释时间的维度、形状、运动、方向、度量、容器在各种语言中的普遍性，并以多种语言材料巧妙地挖掘出不同语言之间或同一语言内部表达时间隐喻的差异：“后”表过去，又表未来；“前”表未来，又表过去；时间还能作纵轴或圆形的运动。不同的语言在时空隐喻上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是基于人类与客观世界存在相似的关系，个性则是由于语言本身的结构特点和不同人类社团本身体验的不同。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使人们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现在对语言通行的谱系分类法和类型分类法，两种分类法都不甚完美，但也都有实用价值。在对语言的时空隐喻方面，张燕引进了大量汉藏语系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资料，又从类型学的层面对时空隐喻模式进行了归纳，基本上囊括了不同系属、不同类型的语言特点，由此丰富了隐喻时空模式的分析。由于汉语、藏语、傣语、景颇语及印地语、芬兰语等语言资料的引入，人体、动物体和自然环境的词语，也都表现了时空隐喻的意义。这不仅扩大了意境，还体现了生动、活泛的特点。比之以往的研究成果，张燕的书已有明显的进步。

时间无始无终，空间可小可大，这是人类不断探索的永恒主题。在语言的时空隐喻方面前人虽已做了不少工作，张燕的著作显然把这方面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张燕在人类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两个方面都有很好的素养，对认知语言学也有较深的了解。这部著作是她近十年来学习和思考的成果，它为语言学园地吹来了一股新风，可喜可贺。

张公瑾

2013年7月26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2)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3)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6)
第四节 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25)
第五节 本书研究方法和语言样本说明	(27)
第六节 语料语义标注说明	(31)
第二章 时空隐喻的语言概貌	(33)
第一节 时间的维度——“时间的一维性”隐喻	(34)
第二节 时间的形状	(35)
第三节 时间的运动	(57)
第四节 “时间的指向”隐喻	(67)
第五节 时间的度量	(76)
第六节 时间的容器	(88)
第三章 时空隐喻的认知分析	(93)
第一节 “时间是空间”隐喻关系图	(93)
第二节 “时间是空间”隐喻语言图	(95)
第三节 “时间是空间”隐喻普遍性和多样性的认 知分析	(101)

第四节 小结	(149)
第四章 结论	(151)
第一节 基本的“空间—时间隐喻”模式	(151)
第二节 扩展的“空间—时间隐喻”模式	(152)
第五章 余论	(154)
第一节 本书研究的不足	(154)
第二节 今后研究的方向	(156)
参考文献	(157)
附录	(165)
一、语料来源说明	(165)
二、部分访谈问题	(166)
三、调查问卷	(166)
四、向国外学者请教的材料	(175)
五、世界语言发生学(谱系)分类	(178)
六、世界语言形态学(结构)分类	(182)
后记	(184)

第一章 绪 论

空间和时间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与空间概念相比，时间是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什么是时间”是一个亘古未解的基本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凡是有科学头脑的人，肯定不会相信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说的“时间是上帝所创造的宇宙属性”，也不会惧怕“他在给问这样问题的人准备了魔鬼”的恐吓。但是，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所说的“时间是什么？没人问我，我很清楚；一旦问起，我便茫然”这句深沉而痛苦的话语已成为千古绝句。人类从古至今一直没有放弃对时间的探索。“时间是什么”这个问题具有真正的跨学科性质，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从艺术人文学科到自然科学的整个范围，都会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探讨这个主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比如，时间是物理的，还是心理的？对时间的感受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时间真的是不可逆的吗？时间有开始和结束吗？时间是线性的还是循环的？在时间中旅行是否可能？对时间流逝的体验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体内的生物钟是如何调控的？我们的语言是如何把握存在的时间的？(K.里德伯斯 2006)

归纳起来，从古希腊哲学到当代隐喻学，再到今天众多学者对隐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对时间的思考和研究总的来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科学的研究，另一种是哲学的思考。它们都对时间的本质给予了一定的解答。语言学领域中，认知语

言学及其隐喻理论，加上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兴起，激发了人们对一些具有普遍性概念的再思考，时间便是其中之一。认知语言学界持续关注全世界范围内不同语言和文化中的时间观念和语言表达，揭示时间隐喻在认知心理和语言表达各个层面的共性和个性，进而透视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审美观等，因为“语言必定反映人们生存的特定地域环境、时代气息等各种社会、文化的特征。人类语言无不打上社会文化的烙印。最为明显的是语言的概念信息系统。文化特征，或者说语言的文化信息主要表现在语词中，它和概念信息系统有直接关系”（程琪龙 2001：33）。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认知语言学的兴起，隐喻理论的传播，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对一些基本概念如空间、时间、情感、状态、数量等的探索研究的热潮。笔者在学习和探求国内外隐喻理论及其研究成果时，深刻感受到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隐喻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是材料充足却少被人开采；二是理论匮乏且少有人引入。不少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渐渐被淹没在汉语和汉文化的海洋中。在众多少数民族语专家和各民族同学的支持和帮助下，笔者着手研究国内少数民族语隐喻现象，引起了民族语学界一定的注意。在国外短暂的学习时间里，笔者更是真切地了解到国际学界对世界上的很多语言都进行过隐喻研究，包括中国的汉语，但很少查阅到除汉语之外的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成果。当今的语言类型学强调尽可能地调查尽可能多的语言种类，以发现或验证人类认知的共性，并总结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但据笔者调查，现有的隐喻研究多集中在西方语言，尤其是印欧语系语言。众所周知，中国是个巨大的语言宝库，众多的方言和民族语都是

这个语言宝库中重要的组成成员，理应让国际学界或者说西方世界看到中国民族语的相关成果。为此，在众多老师的精心点拨和悉心指导下，笔者开始深入和细化自己以往对国内民族语的隐喻研究，并充分利用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将之与国外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进行对比，使研究置于更广阔的国际学术背景中，以展示不同文化的“空间—时间隐喻”在思维和语言中的表现，探索思维和语言背后不同文化的时间观。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时间的抽象无形决定了必须借助其他具体有形的物体来称说。隐喻理论的提出，契合了这种称说的特性。隐喻，不仅是传统隐喻理论所认为的一种语言形式，而且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重要手段。隐喻形成的基础是分属于两个认知域的事物具有“相似性”，其实质是通过一类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类事物。所谓“概念隐喻”，是指我们用一个（具体的）概念去理解、建构另一个（抽象的）概念，然后也以这个（具体）概念的词语去谈论和表述另一个（抽象）概念，从而构成一个个“隐喻概念体系”。（Lakoff & Johnson 1980: 3—6）

时间隐喻的源域有很多，如金钱、有价商品、有限的资源、移动的物体、小偷、破坏者等，都可以成为时间隐喻的源域。其中，空间是时间的重要源域之一，时空隐喻是时间隐喻的原型。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固有的存在形式，空间是物质客体的广延性和并存的秩序，时间是物质客体的持续性和接续的秩序，空间、时间与物质不可分离，空间与时间也不可分离。空间和时间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一再并肩出现于各个时代的文献中。“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恩斯特·卡西尔 1985: 54）

语言学家（也有一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曾对世界上许多语言进行过“空间—时间隐喻”的研究，但是研究大多集中于西方语言，特别是印欧语系语言。迄今为止，中国境内的语言只有汉语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汉语之外的少数民族语言却很少有人问津，对少数民族语言中时间隐喻的研究就相对更加贫乏。沈家煊先生（2009）曾言：“没有语言类型的眼光，我们对汉语的认识也不可能十分深刻。我们不仅要有汉语自身的眼光，也要有印欧语的眼光、美洲印第安语的眼光、非洲语言的眼光，当然还要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眼光，总之，要有一个广阔的语言类型学的眼光。”依此，本书将汉语之外的、更多的汉藏语系语言——藏语、景颇语、傣语等纳入“空间—时间隐喻”类型学研究的范围，力图从语言学角度更加深刻地观察和研究各族人的时空观念，并通过展示语种库中东西方语言和文化中时空隐喻的面貌，得以一窥各语言和文化中时间观的异同，从而使东西方时间观产生碰撞和交流。

本书的研究有以下意义：

一、弥补以往对“空间—时间隐喻”研究偏重印欧语系语言的弊端，打破国际学界只引汉语普通话进行研究的现状，尝试性地将中国境内更多的汉藏语系语言纳入“空间—时间隐喻”类型学研究范围中，试图从更宽泛的类型学、更广阔的跨文化视角，为“空间—时间隐喻”这一“可能”具有普遍性的现象提供更多的佐证，从而挖掘不同语言在这一可能具有普遍性的思维和语言现象中的多样性表现。以此为发端，将中国丰富的语言宝库展示给世界。

二、首次将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隐喻研究和西方隐喻研究进行对比，并将中国不同民族的时间文化和世界上其他时间文化进行对比。希望在不同时间观的碰撞中能擦出闪亮的思想火花，为认知语言学不断创新的隐喻理论提供些许启示。

三、丰富我国少数民族语隐喻研究的成果。我国民族语言众多, 各族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及价值观念等各不相同, 语言中空间隐喻及其投射的隐喻表达可谓丰富多彩。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空间隐喻研究, 可以填补国内外隐喻研究中缺少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这一空白; 可以使我国少数民族对自己习焉不察的各种语言现象以一种新鲜的角度重新审视, 巩固他们对自己民族语言的感情; 还可以从研究中探索各民族思维发展的异同规律及其原因, 不仅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 也有利于各民族语言 and 文化的保存; 特别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 在学术界竭力挽救和延迟民族语沦为濒危语言的浪潮中, 借鉴吸收新理论、扩大和深入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则尤为重要。

四、对语种库语言的时间隐喻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使人们重新审视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时间词语, 通过语言之间的微观对比, 概括提炼出这些语言中时间表达的类型和特点, 并进行东西方“空间—时间隐喻”的对比。这样不仅可以从中发现人类在感知时间上的共性和个性, 又可以为原始思维的探索及论证提供更为丰富的素材, 进而揭示其背后的民族心理和精神特征, 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跨文化研究以及语言教学。同时还通过描绘词义演变的路径, 为词源研究及词典编纂提供依据。

最后, 用两位学者的话来强调本研究的必要性:

林书武先生(2002)曾言: 研究素未熟悉的比喻系统, 研究其概念隐喻, 是检验概念隐喻是否普遍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存在的试金石。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空间概念表达、空间隐喻是种趋势。

李宇明先生在谈我国语言学发展的优势时曾说: 我国是一个语言宝库, 汉语有着悠久且没有间断的文献记载; 方言众多, 民族语丰富; 还有两千多年的研究历史, 学习外国先进理论的开放视野。可以对汉语进行“普一方一古”的三角比较, 还可以把汉

语与汉藏语系的其他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同其他语系的对比研究可以获取具有普通语言学意义的理论和方法。语言研究就像矿石冶炼，当前的大部分语言理论是在西方语言的矿石中冶炼出来的。通过对东方语言矿石的冶炼，特别是通过对我国语言矿石的冶炼，我们相信也可得到令海外同行关注的理论和方法。（转引自于根元 1999：164—165）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国内外时间隐喻的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评介。一是理论建设。即本书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 Lakoff 和 Johnson 等人（1980，1990，1999）提出的现代隐喻理论、Kövecses（2005）提出的隐喻普遍性和多样性理论、Radden（2006）提出的空间—时间拓扑理论、Núñez 和 Sweetser（2006）的参照点观点等。二是语言事实描写。指时间隐喻研究不断增多的语言种类及其研究状况。三是非语言证据。即认知心理学的实验结果提供的非语言学证据。四是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即在上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基础上，本研究发现以往研究中存在着三个问题。

（一）理论建设

首先，有必要弄清楚现代隐喻理论，主要涉及“隐喻”及其主要观点、“空间隐喻”“死喻”“时间隐喻”等概念及其特征。

“隐喻”，指英语辞格 Metaphor，它涵盖除“明喻”以外的所有汉语中的比喻方式（李国南 2001：41）。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现代隐喻学家 Lakoff 和 Johnson 在 *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概念隐喻”或“隐喻概念”（Conceptual Metaphor or Metaphor Concept）。他们认为，“隐喻”不但如传统隐喻学所认为的是一种语言形式，而且是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是

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手段,“隐喻的实质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体验某一类事物”(Lakoff & Johnson 1980: 3—6)。所谓“概念隐喻”是指我们用一个(具体的)概念去理解、建构另一个(抽象的)概念,然后也以一个概念的词语去谈论和表述另一个概念,从而构成一个个“隐喻概念体系”。

概念隐喻的主要观点有:

一、隐喻的普遍性。“隐喻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但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我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讲是隐喻式的。”(Lakoff & Johnson, 1980: 3—6)但这些隐喻概念由于长期使用已潜移默化地进入日常语言中,人们已无意识觉察到。如本书中的时间词多源于空间隐喻,但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

二、隐喻的系统性。隐喻的产生不是个别的,而是成系统的。

三、我们通过一个概念来建构另一个概念,两个概念分别属于不同的认知域,但结构上却保持一致性,各自的构成成分之间存在有规律的对应。如 Lakoff & Turner (1989: 17) 所举的例子“Life is journey”(人生是旅行),源范畴“旅行”所具有的各种特征结构映射到目标范畴“人生”中去,前者中某个点对应于后者中某个点,如出生是来临(birth is arriving),死亡是离开(death is departing),目标是目的地(purpose are destination)等。再如本书所论的“时间是空间”隐喻概念系统,空间的移动及移动方向,空间的起点、终点、某一段、长短等都与时间的相关特点相对应,呈系统性。

四、隐喻的不对称性。隐喻只能是具体的源域映射到抽象的目标域,而不是相反,表现出不对称性。如,“人生是旅行”只能用“旅行”来构想“人生”,“时间是空间”只能用“空间”来构想“时间”。

五、隐喻的概念性。隐喻不限于指其语言形式,更是指体现在语言表达中的隐喻概念(Metaphor Concept)。也就是说,语言

中普遍存在的隐喻现象反映了我们赖以思考和行动的概念系统大多是以隐喻的方式存在的（张敏 1998：91）。所以说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人类最初认识具体事物，创造词汇表示它。随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逐渐加强，人们往往借助表示具体事物的词语来表达抽象的概念。所以，隐喻有助于人类对新概念范畴化，对各种经验进行系统化，从而构成了人类隐喻思维系统。本书的研究强调不仅要关注空间、时间词语，而且要关注存在于人类思维中、表现在语义上的空间和时间概念。

六、隐喻的民族性。概念隐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隐喻思维模式的共性，但也表现出明显的民族性。首先，同一事物在不同语言中可能具备同一概念隐喻，但对该事物的所有隐喻表达式并非都按照同一概念建构。如同样表示“读书”，汉语是按“食物”概念隐喻，所以表示认真读书是“啃书本”，英语却不说“to bite a book”，而说“to delve into a book”。在古英语中，delve 一词有“挖、掘”的意思（转引自李国南 2001：94）。可见，英语民族把书本看作“土地”，按“土地”概念隐喻来说“读书”像农民“挖地”一样。再者，对同一概念隐喻的语言表达形式也不尽相同。比如同是空间隐喻时间，英语（分析性语言）中多用介词表示，汉语多用词汇手段来表示。虽说汉语中也有介词，但在语言结构中远不如英语介词重要，英语中各种空间隐喻也无法转换为汉语的空间隐喻。

其次，再看看“空间隐喻”。Lakoff 和 Johnson 在 *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将隐喻概念分为三类：结构性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方位性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和本体性隐喻（entity substance metaphor，又叫实体性隐喻）。

其中方位性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又叫空间隐喻（spatialization metaphor），用上下、内外、前后、开关、深浅、中心—边缘等表达空间的概念来组织另外一种概念系统（转引自李国南 2001：94）。

我们知道，人类祖先的思维具有“体认”(embodiment)特征，人自身常被作为衡量周围世界的标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形成“人类中心论”或“拟人论”。人体有前后、上下、内外等空间关系，人们在生活和劳动中必须随时确定自己和客观事物的空间位置关系，前、后、左、右、上、下等必须分得清清楚楚，否则就无法逃避危险，无法生存。因此，身体部位和空间概念是人类形成若干抽象概念的两个主要基础，是人类最重要的隐喻源。所以 Lakoff 和 Johnson (1980: 56) 指出：简单的方位性概念是可以被直接理解的，这些表示方位性概念域的词都可以用来表示其他概念域，如时间、动作和抽象概念等。我们大部分概念是根据一个或多个方位性概念隐喻建构的 (Lakoff & Turner 1989: 17)。所以空间隐喻具有基础性，是一种“意象图式”隐喻。“意象图式”是“相对简单的、在我们的日常身体体验中不断重复出现的结构，如容器、途径、联系、外力、平衡，或如某种空间方位或关系：上一下，前一后，部分一整体，中心一边缘”(Lakoff 1989: 267)。即反映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不断反复出现的类似的动态形式，与人类身体体验是一致的。空间隐喻将作为始源域的空间概念投射到抽象的目标域上，在投射过程中空间意象及其内在的逻辑都被保留了下来。如“较早时间为上/较迟时间为下”，始源域“上”投射到目标域“时间”上，时间就具有了“上一下”空间维度。

空间隐喻源于人的直接体验。人的生理体验是相似的，所以许多语言中的空间隐喻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此外，身体体验又不能独立于特定的文化和社会之外，所以不同文化的空间隐喻还存在差异，表明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认知方式和文化特征。

什么是“死喻”？从隐喻的新鲜程度和使用频度这个角度看，隐喻可分为“新鲜隐喻”“一般隐喻”和“死喻”（转引自赵艳芳 2001: 76）。“新鲜隐喻”指第一次使用或刚刚开始使用的隐喻。“一般隐喻”指一般大众已普遍接受的隐喻，已经成为词义的一部分，

收录在词典里，如 *bottleneck*（瓶颈）。“死喻”指隐喻义已成为词的基本义的一部分，或者说被词汇化了，通常情况下已看不出隐喻义，词典常常在词条后加上“死喻”的标签或在某个义项后标明[喻]。Lakoff 和 Johnson 讨论隐喻的认知功能时，所用的大部分例子可以归入“死喻”一类。从这一角度看，新鲜隐喻只是一种语用现象，而词汇化和规约化的隐喻属于语义学的范畴。

本书考虑到主客观条件的优势和限制，调查对象主要是在校师生，研究对象主要限于语义学意义上的时间概念的“死喻”，往往通过查找词典、电子语料库和文献资料等方式获得。在此基础上，补充大量日常生活中鲜活的第一手语料，则是通过实地语言调查、访谈母语人、填写调查试卷等方式、方法和途径，取得了数量可观的语料，以期反映隐喻概念的普遍性。在收集语料的过程中，通过唤醒和复原已词汇化的时间隐喻，我们可以探寻这些词汇意义的繁衍过程以及人类祖先思维的发展轨迹，再现人们的造词心理，加深对这些词汇的理性理解。

最后，来谈谈“时间隐喻”。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总是先感知、把握较为直观、容易的概念，然后借此去认识抽象的概念。许多语言里抽象的时间概念多是借助人对自身身体及在此基础上的方位认识而产生的。在原始人类的思维和语言表达中，“原始部落最初用来表示时间性的语汇总是借自表示具体空间方位的已有语汇”（沃尔夫 2001：210）。因此，在各种语言中普遍存在由空间概念隐喻而来的时间概念。隐喻形成的基础是分属于两个认知域的事物具有“相似性”，时间的连续性与一维空间方位的次序性具有整体的相似性。“对时间的意识必然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连续的次序概念，这个概念是与我们叫作空间的那种框架相应的。”（恩斯特·卡西尔 1985：54）

国外语言学领域中，Clark（1973）较早关注英语的时间词语和空间词语的关系，提出了两个相反但相互兼容的概念，即“时